

經部

詩傳通釋卷六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唐一之什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

乃遷河東平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張南軒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葢仍其始封

之舊號耳愚按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愚按今大原路改冀寧路今絳州有曲沃縣絳縣並隸河東山西道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慕今我不樂音洛下同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

瞿瞿俱具反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陸璣曰一名蜻蛚里語曰促織鳴懶婦驚九月在堂聿遂莫晚孔氏曰七月說蟋蟀云九月在户此言在堂謂在室户之外與户相近是九月可知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矣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能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

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之良士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蘇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嚴氏曰職思其居啟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愚按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

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歐陽子曰職思其外者廣周慮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佗侯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休矣 孔氏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 慆過也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居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為也蹶蹶則見於為矣蹶蹶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效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

蟋蟀三章章八句 輔氏曰歲聿其逝則不止於歲聿其莫矣役車其休則不止於

歲聿其逝矣日月其邁則不止於日月其除矣日月其慆則不止於日月其邁矣職思其外則不止於職思其居矣職思其憂則不止於職思其外矣蹶蹶則不止於瞿瞿矣休休則又瞿瞿蹶蹶之效也其意皆由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陳壽翁曰始思其居則所居處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居之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遠而憂之深可見矣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　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大康恐掀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淫於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

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詞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盖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娱

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謂此也唐自是未改號晉時國名序者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也按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意序者據此遂謂因其有堯遺風而

謂之唐不知大師特係以始封之號爾初無與於堯也

山有樞烏侯昌朱二反隰有榆夷周以朱二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侯力俱二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虧于二反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

興也樞荎垤也今刺去聲榆也榆白枌也呂東萊曰陸璣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婁亦曳也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廣韻注曰曳牽也又引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　此詩蓋以答前篇之意而解其

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而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愚按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為樂之意而意則愈蹙矣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孔氏曰栲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億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陸璣曰杻二月中開花似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考摰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孔氏曰曲禮下云士無故不徹琴瑟

注云故謂災患喪病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日長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謝疊山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呂東萊曰前漢兆忠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

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寛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

孔氏曰此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以素為衣丹為緣繡黼為領刺繡以為衣領名為襮

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

子指

桓叔也沃曲沃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　桒左傳史記晉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　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歐陽子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强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叶胡暴反叶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叶居號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叶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彌并反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

輔氏曰民為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其旨深哉胡庭芳曰不敢云者亦以見桓叔之强有可畏之勢不是

不告人特不敢耳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説不誤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釋文曰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毗至反)且歎詞遠條長枝也　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

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時遠而無窮也陳少南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

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李迂仲曰陸農師云兩手為匊兩匊為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而已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强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背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何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繫上之人如何耳上則無道而責民之

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强於自治也

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

綢直留反繆芒侯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三星心也

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鄭氏曰昏而不見嫁之候今見在天則三月末是不得其時愚按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爲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西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遂見心宿也良人夫稱也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戶解反）逅（胡豆反叶狠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侯古反）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叶昌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

也李迂仲曰國語雖用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是言美女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李迂仲曰淫泆之禍生於奢侈晉之風俗尚儉昏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序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

不佽（七利反）焉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赤棠子澀而酢無味）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

而見助乎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縈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嚴氏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焉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豹祛（起居起據二反）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二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攻乎古慕二反）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居居未詳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叶呼候反）

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

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候古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

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本草注曰櫟木二四月開黄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斛櫟皆有斗爾雅櫟其實梂釋曰梂盛實之房也其實橡也有梂彙自裹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櫟之通名橡斗子煮食可止飢殼堪染皂盬不攻緻雅也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李廷仲曰王事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埶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

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孔氏曰鴇連蹄樹止則為苦喻今從征役亦甚危苦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為之不復能種黍稷父母當何所怙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故訴天而告怨也輔氏曰王事靡盬者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愾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畜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本草曰稻米有粳米即人常所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粱粟類也有數色本草注曰凡云粱米皆是粟類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粱嘗食也常復其常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陳少南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

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愚按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事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咨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時也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王介甫曰周禮司服

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即典命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也呂氏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為綉鷩音鼈子天子也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李迂仲曰桓叔生莊伯鱓鱓生武公稱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輔氏曰安謂不捏杌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李迂仲曰唐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此詩與仁

恭之言無異　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簒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　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簒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寵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　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

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王介甫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呂與叔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無衣二章章三句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

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于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葢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

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愚按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咺來歸賵魯桓公以弒殺見及沒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為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為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春秋而作也然以釐王武公之事觀之朱子所謂迷先幾者信矣

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
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
著其事而隂刺之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
且武公殺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
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
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
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
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

吾恐其奬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愚按晉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春秋且不少從末減皆結正其殺君之罪況武公簒逆如此而請命之事反可以為美乎朱子此論足以正人心於千載之後誅亂賊於千載之上矣然則此義行而亂臣賊子懼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

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此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蒙楚蘝音廉蔓于野叶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蘝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

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興婦人從君子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御反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　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張南軒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同上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戶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

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朱子說見下序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南李迂仲曰亦名雷首山然按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注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

平 巔山頂也旃之也 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彭氏曰某氏云人之為言不可遽信則固當舍置然舍之而不究其實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必究其有無之實則為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 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呂東萊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叶後五反 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孔氏曰苦所謂菫茶也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

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果作於其時也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黄實夫曰鄭衛齊陳之國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聞聖人之化入人深如此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

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　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也其後中仲潏決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牽渭之閒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

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李迂仲曰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孔氏曰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横長西都方八百里也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孔氏曰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愚按秦州即今鞏昌路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安西路興平縣並

隸陜西省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田反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今之戴星馬王介甫曰白顛蓋名馬騂駱騅驪赤兎的盧之稱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侍人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嚴氏曰寺人閽官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

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常有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耋 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 劉辰翁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此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覩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為苟

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耋矣葢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鼔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鼔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侍御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黄鳥渭

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愚按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為侯之後

駟驖田結反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四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觖決與軜同故惟六轡在手也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者把握其轡能制馬遲速唯手是聽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嚴氏

曰駟驖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叶黄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石也孔氏曰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目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葢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

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膘音縹拔矢括也孔氏曰矢末為括以鏃為首故拔其末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竭反驕許喬反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去聲又如字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去又區逆之車置

鑾於馬銜之兩旁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驅禽逐前趨後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御音迓埤雅曰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乘去聲車則鑾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去聲愚按韓子畫記曰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云云

駟驖三章章四句輔氏曰駟驖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大獸以待公之射禮儀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

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猶車鸞鑣戲獫歇驕雖田犬而亦處之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内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張南軒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於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孔氏曰有蕃曰園有墻曰囿囿者域養禽獸之所也黄實夫曰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為美葢以襄公有功王室始受天子之命人亦樂予之也愚按朱子雖以此序稍平不復辨說然又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今據詩中言公乃臣子稱其君之詞疑此詩亦作於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叶居懼反又居録反陰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屢反又如字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叶又去聲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又之録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

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淺深言之

五五束也楘歴録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輈下而輈

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孔氏曰輈上曲句衡衡者軛也陳少南曰輈車轅也前駕於服馬之上衡之後則承前軫直通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為主慣輈之不堅也故一輈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之五楘愚按梁輈即所謂軏也）游環靷（斤去聲）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左傳定九年注言如驂馬之隨靳也釋文靳者言無常處）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

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横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孔氏曰鋈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靷環鋈續則是作環相接葢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别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絶是也孔氏曰驂馬頸不當衡則為二靷係陰版上今驂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如手明驂馬首不與服

馬齊左傳襄十四年服虔云軥車軛也兩邊有馬頸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公二年云兩靷將絕是橫軛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

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孔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騏騏文也孔氏曰色之青黑者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左足白

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

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葢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以不自已者豈忮怨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愚按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

四牡孔阜有扶反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驪是驂叶疏簪反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烏合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孔氏曰盾以木為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内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孔氏曰轡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内轡不須牽挽故知納驂内轡係於軾前其係之處以白金為觼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

韔（敕亮反）鏤膺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孔氏曰厹矛刃有三角鋈白金飾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錞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鐏存去聲）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

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景也儀禮作柲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為之然則置弓柲裏以繩係之李寶之曰柲狀如弓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李迂仲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蛕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鄉大夫為將帥之妻也參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為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為說也

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役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所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丸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廉葭蘆也嚴氏曰蒹一名薕又名荻一物而三名陸璣云水草牛食之肥彊山陰陸氏云今人以為簾箔因以得名葭蘆也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疏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葦萑菼也又名薍亦一物而四名蒹葭萑三物共十一名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

言近而不可至也　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叶此禮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二

音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愚按京兆府即今安西路條山楸秋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孔氏曰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劉辰翁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

將反七羊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寛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繡也孔氏曰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子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

襄公未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音尖因反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戊也　秦穆公卒孔氏曰穆公名任好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孔氏曰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

賦黄鳥事見春秋傳愚按見文公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黄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呂東萊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

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陳少南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

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為穆公之命夫厲繆方亂未可遽從帷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

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宫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始皇葬驪山下錮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輙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宫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愚按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敝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絶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絶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

此序最為有據

鴥（伊橘反）彼晨風（叶孚愔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孔氏曰陸璣云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鳥雀食之）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

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音剡移之歌同意蓋秦俗也愚按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别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陸璣曰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

言也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陸農師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如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曰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檖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繭）也（孔氏曰玉藻云纊為襺緼為袍純著新綿名為襺雜名舊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　秦俗强悍樂於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曰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

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陳君舉曰襄公攘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諸侯故秦雖遠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本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數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脩我矛戟叶訖約反

興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戟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晡茫反與子偕行戶郎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

翹愚按過秦論注云舉也八州而朝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疆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輔氏曰先生發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强悍果敢之質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同而皆易於有成

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於藝祖皇帝之聖訓馬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爲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㘅疊山曰幽王没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讐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讐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已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文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繩證反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平聲耳也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

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黃四馬皆黃也嚴氏曰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歉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齋反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嚴氏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

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謝疊山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　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愚按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令音伶　忿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忿欲可消矣

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

為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葢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葢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　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杜氏曰供給億安也）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勝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孔氏曰簋以木為之圓曰簋內方外圓方曰簠內圓外方）四簋禮食之盛也

輔氏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鋭者其退速
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王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

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謝疊山曰秦君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免死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號為賢者亦為可恥矣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餔歠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謝疊山曰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為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為中國秦本戎狄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於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夏聲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詩傳通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通釋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金際會

詩傳通釋卷七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皥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

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遏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氏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於薊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後於杞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三恪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

也愚按今河南省汴梁路有陳州及宛丘縣

子之湯他郎他浪二反兮宛丘之上辰羊辰亮二反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武方武放二反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濮氏曰宛丘因以為其地之名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　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與下同值直置反其

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李迂仲曰無冬無夏但言常舞也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卦樽酒簋貳用缶又是酒器左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器然則缶可節樂若今擊甌又可盛水盛酒即今瓦盆也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諡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況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

下叶後五反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張子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翺翔之義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嚴氏曰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誚責之詞非相樂之詞首序疾亂之說或然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

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昔甯夫曰邠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令陳之俗至於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適行也荍芘［毗］芣［浮］也又名荊葵紫色［濮氏曰芘芣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榦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蛾窠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蟻］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

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顔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王曰休曰陳風多言東門者此門之外獨甚歟

序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為之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賦也陸農師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奬里反

賦也陸農師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為魚之主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濮氏曰集傳以為隱居自樂無求於世如衛風考槃者興味深長也愚按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於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而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

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孔氏曰漸漬使之柔忍晤猶解也　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胡庭芳曰補傳云陳風三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陸璣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荊揚間一歲三收剝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叶居賢反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濮氏曰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茅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葢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

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　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

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肺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牂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同上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　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

政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稽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寅女反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陸璣曰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鵩賦是也今謂之鵂鶹亦名怪鴟漢書霍山家鴞數鳴楚詞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羮臛又可為炙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臛音壑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　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

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

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也（濮氏曰侜謂誑誕則字與譸同書譸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　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

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瓴（零）甋（滴）也（爾雅注曰瓴甋甎也音鹿專）鷊小草雜色如綬（愚按埤雅鷊木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且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序憂讒賊也宣公好信讒君子憂懼焉

此非刺其君之詩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巳小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李迂仲曰孟子云子都之佼揚雄方言自關之東河濟之間謂好爲佼僚好也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錢氏曰默憂也　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美佼人則僚然美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

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王介甫曰慅言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王介甫曰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呂東萊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此不得為刺詩

胡為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見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李迂仲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夏南徵舒字也鄭氏曰徵舒字子南孔氏曰以字配氏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葢淫乎

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蒲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

聽而殺之宣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孔氏曰宣十年書陳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靈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宣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序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興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澤水所鍾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說文曰蒲似莞而褊有脊荷芙蕖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音加蕸音遐蔤亡筆反蒻音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

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古顔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興也蕳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李迂仲曰盧令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

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感傷焉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

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録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蘇氏曰變

風終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

淫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愚按變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周衰為鄭

武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愚按即今河南省汴梁路鄭州是也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反叶直勞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嚴氏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天子以裼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張南軒曰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强於政治可知矣嚴氏曰非以羔

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為可憂也

羔裘翶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蘇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闕者益可見

矣

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愚按詩中但言豈不爾思亦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賦也庶幸也縞杲冠素紕皮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去聲邊曰紕李迂仲曰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總爾胡庭芳曰棘人只是如棘之人若所謂瘦瘠如柴之義也欒欒

𤻮貌慱慱憂勞之貌　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愚按

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禫音萏

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李迂仲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慱慱而憂也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為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李迂仲曰言庶

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謝疊山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肉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

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强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李寶之曰以布為衰綴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衰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曰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

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輔氏曰子生三年後然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其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李迂仲曰三年之喪皆由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為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此以强人哉傳曰子夏

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

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宰予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志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也

序刺不能三年也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宰我謂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

隰有萇（丈羊反）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遥）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曰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羊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弱不能為樹）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方無胡瓜二反）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牙二反 古胡古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

也

此序之誤説見本篇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旦悅反）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符遥反叶匹妙反）兮匪車嘌（符遥反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謂之飄風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孔氏曰孫炎云關東謂甑為鬵亨魚用釜不用甑以其俱是食故連言之耳）西歸歸于周也（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黄寶夫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閒有歸周之人則為之嘆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彝矣呂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

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愚按今東昌路有曹州隸山東東西道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叶創舉反

比也蜉蝣渠畧也似蛣乞蜣羌身狹而長角黄黑色

朝生暮死埤雅曰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孔氏曰陸璣云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隂雨時地中出楚楚鮮明貌　此詩葢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餘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瀰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為大矣金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

羽耳故以為比若以蜉蝣之羽興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閱求勿反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藝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呂東萊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謝疊山曰此忠臣憂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

撫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僖公子釋文曰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言昭公未有考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芳勿蒲昧二反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殊也孔氏曰夏

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役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又曰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一寸戈殳俱是短兵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嚴氏曰芾韍古字通用記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制同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尊祭服也祭服冕以祭一命緼（温）芾黝（酉）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鄭氏曰緼赤黃之間色珩珮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

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禧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薈蔚朝隮之比也其謂是歟蓋疑辭不敢質言也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鵜洿烏又音互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曰形如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本草曰如蒼鵝身是水

沬惟胃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因名逃河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興也味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　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

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序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兮

興也鳲鳩秸(戛)鞠(匊)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陸璣曰一名桑鳩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本草曰北人云撥穀似鷂長尾飼(嗣)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嚴氏曰鄭子所謂鳲鳩氏司空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

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内者從可知也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内外無二理見其内可以占其外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齋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帶君朱緑大夫玄華是有

雜色飾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　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

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愚按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鳲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託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

其帶其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禄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陳壽翁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

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非刺詩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寢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洌寒也（嚴氏曰列旁二點者從氷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陸璣曰禾秀為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愾嘆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獘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叶踈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璣曰今俗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歎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陸璣曰似藾蕭青色科生本草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形如菊用其筮為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蓍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京師猶京周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爾詳見大雅公劉篇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李迂仲曰郇國今河中倚氏縣王制

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令之不然也輔氏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苶之意可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獨留於上只不食便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

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剝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相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是君子得輿之象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

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呂東萊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慨嘆想慕之而已程子因解剥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曹無他事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傳通釋卷七